文編卷之二十九目録

論

武王　大蘇
平王　大蘇
始皇一　大蘇
始皇二　大蘇
高帝　老蘇
漢高帝　大蘇
項籍　老蘇
宣帝　小蘇

H. H. MU CHINESE LIBRARY

武帝　小蘇

梁武帝　小蘇

高祖　小蘇

太宗　小蘇

魯隱公　大蘇

宋襄公　大蘇

魏武帝　大蘇

符堅　小蘇

孔子　大蘇

子貢一十九　老蘇

子思　大蘇
孟軻　大蘇
老子一　小蘇
老子二　小蘇
老子三　小蘇
老子　王
韓非子　大蘇
荀卿　大蘇
揚雄　大蘇
韓愈　大蘇

文編卷之二十九　論

武進　荆川唐順之應德甫　選批

丹陽　門人姜寶廷善　編次

知福州府塹江胡帛子行　校刊

武王　大蘇

武王克殷以殷遺民封紂子武庚祿父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武王崩祿父以管蔡作亂成王命周公誅之而立微子於宋

蘇子曰武王非聖人也昔者孔子蓋罪湯武顧自以

爲殷之子孫而周人也故不敢然數致意焉（虛語）曰大哉巍巍乎堯舜也禹吾無間然其不足於湯武也亦明矣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又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伯夷叔齊之於武王也蓋謂之弒君至恥之不食其粟而孔子尋之其罪武王也甚矣此孔子之家法也世之君子苟自孔氏必守此法國之存亡民之死生將於是乎在其孰敢不嚴而孟軻始亂之曰吾聞武王誅獨夫紂未聞弒君也自是學者以湯武爲聖人之正若當然者皆孔氏之罪人也使當時有良史如董狐者南巢之

事必以叛書牧野之事必以弑書而湯武仁人也必將爲法受惡周公作無逸曰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廸哲上不及湯下不及武王亦以是哉文王之時諸侯不求而自至是以受命稱王行天子之事周之王不王不計紂之存亡也使文王在必不伐紂紂不見伐而以考終或死於亂殷人立君以事周命爲二王後以祀殷君臣之道豈不兩全也哉武王觀兵於孟津而歸紂若不改過則殷人改立君武王之待殷亦若是而已矣天下無王有聖人者出而天下歸之聖人所不得辭也而以兵取之

而放之而殺之可乎漢末大亂豪傑並起荀文若聖人之徒也以爲非曹操莫與定海内故起而佐之所以與操謀者皆王者之事也文若豈教操反者哉以仁義救天下天下既平神器自至將不得已而受之不至不取也此文王之道文若之心也及操謀九錫則文若死之故吾嘗以文若爲聖人之徒者以其才似張子房而道似伯夷也殺其父封其子其子非人

○接得無些痕跡

也則可使其子而果人也則必死之楚人將殺令尹子南子南之子棄疾爲王馭士王泣而告之既而殺子南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然則臣

王乎曰棄父事讎吾弗忍也遂縊而死武王親以黃鉞斬紂使武庚受封而不叛豈復人也哉故武庚之必叛不待智者而後知也武王之封武庚蓋亦不得已焉耳殷有天下六百年賢聖之君六七作紂雖無道其故家遺俗未盡滅也三分天下有其二殷不伐周而周伐之誅其君夷其社稷諸侯必有不悅者故封武庚以慰之此豈武王之意哉故曰武王非聖人也

武王

大蘇

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其實

中間援古事甚碎而條次整然

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之居九鼎焉而周復都鄷鎬至犬戎敗幽王周乃東徙于洛

開口道破

蘇子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也自平王至於亡非有大無道者也頴王之神聖諸侯服享然終以不振則東遷之過也昔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成王周公復增營之周公既沒蓋君陳畢公更居焉以重王室而已非有意於遷也周公欲葬成周而成王葬之畢此豈有意於遷哉今夫富民之家所以遺其子孫者田宅而已不幸而有敗至於乞假以生可也

然終不敢議田宅今平王舉文武成康之業而大棄
之此一敗而儕田宅者也夏商之王皆五六百年其
先王之德無以過周而後王之敗亦不減幽厲然至
於桀紂而後亡其未亡也天下宗之不如東周之名
存而實亡也是何也則不儕田宅之效也盤庚之遷
復殷之舊也古公遷于岐方是時周人如狄人也逐
水草而居豈所難哉衛文公東徙渡河特齊而存耳
（雖遷無害却是不因避寇）
齊遷臨淄晉遷于絳于新田皆其盛時非有所畏也
其餘避寇而還都未有不亡雖不即亡未有能復振
者也春秋時楚大饑羣蠻叛之申息之北門不啓楚

崧雖不肯遷都是爲得計

人謀徙于阪高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於是乎以秦人巴人滅庸而楚始大蘇峻之亂晉幾亡矣宗廟宮室盡爲灰燼溫嶠欲遷豫章三吳之豪欲遷會稽將從之矣獨王導不可曰金陵王者之都也王者不以豐儉移都若弘衛文大帛之冠何適而不可不然雖樂土爲墟矣且北寇方彊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望實皆喪矣乃不果遷而晉復安賢哉導也可謂能定大事矣嗟夫平王之初周雖不如楚之彊顧不愈於東晉之微乎使平王有一王導定不遷之計收豐鎬之遺民而修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勢臨東諸侯

齊晉雖彊未敢貳也而秦何自霸哉魏惠畏秦遷于

畏寇遷都足爲失計

大梁楚昭王畏吳遷于鄀項襄王畏秦遷于陳考烈王畏秦遷于壽春皆不復振有亡徵焉東漢之末董卓劫帝遷于長安漢遂以亡近世李景遷于豫章亦亡故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也

始皇一　　大蘇

秦始皇帝時趙高有罪蒙毅按之當死始皇赦而用之長子扶蘇好直諫上怒使北監蒙恬兵於上郡始皇東游會稽並海走琅邪少子胡亥李斯蒙毅趙高從道病使

蒙毅還禱山川未反而上崩李斯趙高矯
詔立胡亥殺扶蘇蒙恬蒙毅卒以亡秦
蘇子曰始皇制天下輕重之勢使內外相形以禁姦
備亂者可謂密矣蒙恬將三十萬人威振北方扶蘇
監其軍而蒙毅侍帷幄爲謀臣雖有大姦賊敢睥睨
其間哉不幸道病禱祀山川尚有人也而遣蒙毅故
高斯得成其謀始皇之遣毅毅見始皇病太子未立
而去左右皆不可以言智雖然天之亡人國其禍敗
必出於智所不及聖人爲天下不恃智以防亂恃吾
無致亂之道耳始皇致亂之道在用趙高夫閹尹之

禍如毒藥猛獸未有不裂肝碎首者也自書契以來惟東漢呂强後唐張承業二人號稱善良豈可望一二於千萬以徼必亡之禍哉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如漢桓靈唐肅代猶不足深怪始皇漢宣皆英主亦湛於趙高恭顯之禍彼自以為聰明人傑也奴僕熏腐之餘何能為及其亡國亂朝乃與庸主不異吾故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如始皇漢宣者或曰李斯佐始皇定天下不可謂不智扶蘇親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陳勝假其名猶足以亂天下而蒙恬持重兵在外使二人不即受誅而復請之則斯高無遺類矣

以斯之智而不慮此何哉蘇子曰嗚呼秦之失道有
自來矣豈獨始皇之罪自商鞅變法以誅死爲輕典
以參夷爲常法人臣狼顧脅息以得死爲幸何暇復
請方其法之行也求無不獲禁無不止鞅自以爲軼
堯舜而駕湯武矣及其出亡而無所舍然後知爲法
之弊夫豈獨鞅悔之秦亦悔之矣荆軻之變持兵者
熟視始皇環柱而走莫之救者以秦法重故也李斯
之立胡亥不復忌二人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
敢復請也二人之不敢請亦知始皇之鷙悍而不可
回也豈料其僞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

子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其恕矣乎夫以忠恕爲心而以平易爲政則上易知而下易達雖有賣國之姦無所投其隙倉卒之變無自發焉然其令行禁止蓋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彼易此商鞅立信於徙木立威於棄灰刑其親戚師傅無惻容積威信之極以及始皇秦人視其君如雷電鬼神不可測也古者公族有罪三宥然後制刑今至使人矯殺其太子而不忌太子亦不敢請則威信之過也故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也漢武與始皇皆果於殺者也故其子如扶蘇之仁則寧

死而不請知戾太子之悍則寧反而不訴知訴之而不察也戾太子豈欲反者哉計出於無聊也故爲三君之子者有死與反而已李斯之智蓋足以知扶蘇之必不反也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之果於殺者

始皇二　　大蘇

昔者生民之初不知所以養生之具擊搏挽裂與禽獸爭一旦之命惴惴然朝不謀夕憂死之不給是故巧詐不生而民無知而聖人惡其無別而憂其無所生也是以作爲器用耒耜弓矢舟車網罟之類莫不

備至使民樂生便利役御萬物而適其情而民始有以極其口腹耳目之欲器利用便而巧詐生求得欲從而心志廣聖人又憂其桀猾變詐而難治也是故制禮以反其初禮者所以反本復始也聖人非不知箕踞而坐不揖而食便於人情而適於四體之安也將必使之習爲迂濶難行之節寬衣博帶佩玉履舃所以回翔容與而不可以馳驟上至朝廷而下至於民其所以視聽其耳目者莫不近於迂濶其衣以黼黻文章其食以籩豆簠簋其耕以井田其進取選舉以學校其治民以諸侯嫁娶死喪莫不有法嚴之以

鬼神而重之以四時所以使民自尊而不輕爲姦故曰禮之近於人情者非其至也周公孔子所以區區於升降揖讓之間丁寧反覆而不敢失墜者世俗之所謂迂闊而不知夫聖人之權固在於此也自五帝三代相承而不敢破至秦有天下始皇帝以詐力而并諸侯自以爲智術之有餘而禹湯文武之不知出此也於是廢諸侯破井田凡所以治天下者一切出於便利而不恥於無禮決壞聖人之藩墻而以利器明示天下故自秦以來天下惟知所以求生避死之具而以禮者爲無用贅疣之物何者其意以爲生之

無事乎禮也苟生之無事乎禮則凡可以得生者無所不為矣（○此下事証）嗚呼此秦之遺俑所以至今而未息歟昔者始有書契以科斗為文而其後始有規矩摹畫之迹蓋今所謂大小篆者至秦而更以隸其後日以變革貴於速成而從其易又創為紙以易簡策是以天下簿書符檄繁多委壓而吏不能究姦人有以措其手足如使今世而尚用古之篆書簡策則雖欲繁多其勢無由由此觀之則凡所以便利天下者是開詐偽之端也（主意）嗟夫秦既不可反矣苟後之君子欲治天下而惟便利之求則是引民而日趨於詐也悲夫

高帝

漢高帝挾數用術以制一時之利害不如陳平揣摩天下之勢舉指揺目以劫制項羽不如張良微此二人則天下不歸漢而高帝乃木彊之人而止耳然天下已定後世子孫之計陳平張良智之所不及則高帝常先爲之規畫處置以中後世之所爲曉然如目見其事而爲之者蓋高帝之智明於大而暗於小至於此而後見也帝嘗語呂后曰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必勃也可令爲太尉方是時劉氏既安矣勃又將誰安耶故吾之意曰高帝之以太尉屬勃也知有

呂氏之禍也雖然其不去呂后何也勢不可也昔者武王沒成王幼而三監叛帝意百歲後將相大臣及諸侯王有武庚祿父者而無有以制之也獨計以爲家有主母而豪奴悍婢不敢與弱子抗呂后佐帝定天下爲大臣素所畏服獨此可以鎮壓其邪心以待嗣子之壯故不去呂后者爲惠帝計也呂氏既不可去故削其黨以損其權使雖有變而天下不搖是故以樊噲之功一旦遂欲斬之而無疑嗚呼彼豈獨於噲不仁耶且噲與帝偕起拔城陷陣功不爲少矣方亞父嗾項莊時微噲誚讓羽則漢之爲漢未可知也

一旦人有惡噲欲滅戚氏者時噲出伐燕立命平勃即軍中斬之夫噲之罪未形也惡之者誠偽未必也且高帝之不以一女子斬天下之功臣亦明矣彼其娶於呂氏呂氏之族若產祿輩皆庸才不足恤獨噲豪健諸將所不能制後世之患無大於此矣夫高帝之視呂后也猶醫者之視堇也使其毒可以治病而無至於殺人而已矣樊噲死則呂氏之毒將不至於殺人高帝以為是足以死而無憂矣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噲之死於惠之六年也天也彼其尚在則呂祿不可紿太尉不得入北軍矣或謂噲於帝最親使

之尚在未必與産禄叛夫韓信黥布盧綰皆南面稱孤而綰文最爲親幸然及高帝之未崩也皆相繼以逆誅誰謂百歲之後椎埋屠狗之人見其親戚得爲帝王而不欣然從之耶吾故曰平勃者遺其憂者也

漢高帝　　立柱分應　大蘇

有進說於君者因其君之資而爲之說則用力寡矣人唯好善而求名是故仁義可以誘而進不義可以劫而退若漢高帝起於草莽之中徒手奮呼而得天下彼知天下之利害與兵之勝負而已安知所謂仁義者哉觀其天資固亦有合於仁義者而不喜仁義

之說此如小人終日爲不義而至以不義說之則亦
怫然而怒故當時之善說者未嘗敢言仁義與三代
禮樂之教亦惟曰如此而爲利如此而爲害如此而
可如此而不可然後高帝擇其利與可者而從之蓋
亦未嘗遲疑天下既平以愛故欲易太子大臣叔孫
〇劉氏云上柱子後分斷
通周昌之徒力爭之不能得用留侯計僅得之嘗讀
其書至此未嘗不太息以爲高帝最易曉者苟有以
當其心彼無所不從盍亦告之以呂后太子從帝起
藏
於布衣以至於定天下天下望以爲君雖不肯而大
臣心欲之如百歲後誰肯北面事戚姬子乎所謂愛

之者秖以禍之嗟夫無有以奚齊卓子之所以死爲
高帝言者歟叔孫通之徒不足以知天下之大計獨
有廢嫡立庶之說而欲持此以却之此固高帝之所
輕爲野人固有所不平使如意（露）爲天子惠帝爲臣絳
灌之徒圜視而起如意安得而有之孰與其全安而
不失爲王之利也如意之爲王而（說倒）不免於死則亦高
帝之過矣不少抑遠之以泄呂后不平之氣而又厚
封焉其爲計不已疎乎或曰呂后彊悍高帝恐其爲
○陡然入此一段
變故欲立趙王此又不然自高帝之時而言之計呂
后之年當死於惠帝之手呂后雖悍亦不忍奪之其

子以與姪惠帝既死而呂后始有邪謀此出於無聊耳而高帝安得逆知之〇不覺又提前語且夫事君者不能使其心知其所以然以樂從吾說而欲以勢奪之亦已危矣如留侯之計〇結留侯高帝顧戚姬悲啼而不忍特以其勢不得不從是以猶欲區區爲趙王計使周昌相之此其心猶未悟以爲一彊項之周昌足以抗呂氏而捍趙王不知周昌激其怒而速死之耳古之善原人情而深識天下之勢者無如高帝然至此而惑亦無有以告之者悲夫

項籍　老蘇

吾嘗論項籍有取天下之才而無取天下之慮曹操
有取天下之慮而無取天下之量劉備有取天下之
量而無取天下之才故三人者終其身無成焉且夫
不有所棄不可以得天下之勢不有所忍不可以盡
天下之利是故地有所不取城有所不攻勝有所不
就敗有所不避其來不喜其去不怒肆天下之所爲
而徐制其後乃克有濟嗚呼項籍有百戰百勝之才
而死於垓下無惑也吾於其戰鉅鹿也見其慮之不
長量之不大未嘗不□□死於垓下之晚也方籍之
渡河沛公始整兵嚮關籍於此時若急引軍趨秦及

其鋒而用之可以據咸陽制天下不知出此而區區與秦將爭一旦之命既全鉅鹿而猶徘徊河南新安間至函谷則沛公入咸陽數月矣夫秦人既已安沛公而讎籍則其勢不得彊而臣故雖遷沛公漢中而卒都彭城使沛公得還定三秦則天下之勢在漢不在楚楚雖百戰百勝尚何益哉故曰兆垓下之死者鉅鹿之戰也或曰雖然籍必能入秦乎曰項梁死章邯謂楚不足慮故移兵伐趙有輕楚心而良將勁兵盡於鉅鹿籍誠能以必死之士擊其輕敵寡弱之師入之易耳且亡秦之守關與沛公之守善否可知

也沛公之攻關與籍之攻善否一又可知也以秦之守而沛公攻入之沛公之守而籍攻入之然則亡秦之守籍不能入哉或曰秦可入矣如救趙何曰虎方捕鹿羆據其穴搏其子虎安得不置鹿而返返則碎於羆明矣軍志所謂攻其所必救也使籍入關王離涉間必釋趙自救籍據關逆擊其前趙與諸侯救者十餘壁躡其後覆之必矣是籍一舉而解趙之圍而收功於秦也戰國時魏伐趙齊欲救之田忌引兵疾走大梁因存趙而破魏彼宋義號知兵殊不達此屯安陽不進而曰待秦敝吾恐秦不敝而沛公先據關矣籍與義

供失焉是故古之取天下者常先圖所守諸葛孔明棄荊州而就西蜀吾知其無能爲也且彼未嘗見大險也彼以爲劒門者可以不亡也吾嘗觀蜀之險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繼兢兢而自完猶且不給而何足以制中原哉若夫秦漢之故都沃土千里洪河大山眞可以控天下又烏事夫不可以措足如劒門者而後曰險哉今夫富人必居四通五達之都使其財布出於天下然後可以收天下之利有小丈夫者得一金櫝而藏諸家拒戶而守之嗚呼是求不失也非求富也大盜至劫而取之又焉知其果不失也

宣帝　　小蘇

世之說者曰司馬仲達之於魏則曹孟德之於漢也是不然二人智勇權略則同而所處則異漢自董卓之後內潰外叛獻帝奔走困蹐之不暇帝王之勢盡矣獨其名在耳曹公假其名號以服天下擁而植之許昌建都邑征叛逆皆曹公也雖使終身奉獻帝卒天下而朝之天下不歸漢而歸魏者十室而九矣曹公誠能安而俟之使天命自至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事紂何以加之惜其為義不終使獻帝不安於上義士憤怨於下雖荀文若猶不得其死此則曹

公之過矣如司馬仲達則不然明帝之末曹氏之業
固矣雖明帝以淫虐失衆曹爽以驕縱得罪而顛覆
之形未見天下未叛魏也仲達因其隙而乘之樹其
背而奪其成業事與曹公異矣漢武帝之老也託昭
帝於霍光昭帝尚幼燕王蓋主有簒取之心上官桀
桑洪羊助之此其禍急於曹爽霍光內斃燕蓋外誅
桀羊擁護昭帝訖無驕君之色及昭帝早喪國空無
主迎立昌邑昌邑不令又援立宣帝柄在其手者屢
矣然退就臣位不以自疑中外悉其本心亦無一人
有異議者以仲達擬光孰爲得之耶然光猶不足道

蜀先主將亡召諸葛孔明而告之曰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復語後主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後主之暗弱孔明之賢智蜀人知之矣使孔明有異志一揮手而定矣然外平徼外蠻夷內廢李平廖立旁禦魏吳功成業定又付之蔣琬費禕奉一昏主三十餘年而無纖芥之隙此又霍光之所不能望〇此段議論天地間不可少也故人患不誠苟誠忠孝舜之於父母伊尹之於太甲終無間然者自仲達之後人臣受六尺之寄因而取之者多矣皆以地勢迫切置而不取則身必危國必亂至自此騎虎不可復下此亦自欺而已哉

武帝　立子　小蘇

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古今之正義也然堯廢丹朱用舜而天下安帝乙廢微子立紂而商以亡古之人蓋有不得已而行之者矣得已而不已不得已而已之二者皆亂也子非朱紂而廢天下之正義君子不忍也子如朱紂而守天下之正義君子不為也漢高帝始謂惠帝仁弱欲廢之而立如意既而知人心之在太子也則寢廢立之議而用平勃平勃皆賢而權任均故惠帝雖沒產祿雖横而援立文帝漢室不病也武帝既老知燕王旦廣陵王胥之不

可用也廢之而立少子任霍光金日磾上官桀桑洪羊以後事當是時昭帝之賢否未可知而四人枉直相半也幸而昭帝明哲霍光忠良桀羊雖欲為亂而不遂其後復廢昌邑立宣帝而朝廷晏然無患蓋人君不幸而立幼主當如二帝屬任賢臣乃免於亂此必然之勢也魏明帝疾篤而無子棄遠宗子而立齊王始欲輔以曹宇曹肇而倖臣劉放孫資不便宇肇之正勸帝易以司馬仲達曹爽齊王既非天下之望而爽又以庸才與仲達姦雄為對數年之間遂成篡弑之禍晉武帝親見此敗矣惠帝之不肖羣臣舉知

之而牽制不忍忌齊王攸之賢而恃悠懷之小慧以
爲可以消未然之憂獨有一汝南王亮而不早用舉
社稷之重而付之楊駿至於一敗塗地無足怪也帝
之出齊王也王渾言於帝曰攸之於晉有姬旦之親
若預聞朝政則腹心不貳之臣也國家之事若用后
妃外親則有呂氏王氏之虞付之同姓至親又有吳
楚七國之慮事任輕重所在未有不爲害者也惟當
任正道求忠良不可事事曲設疑防慮方來之患也
若以智猜物雖親見疑至於疏遠亦安能自保乎人
懷危懼非爲安之理此最國家之深患也渾之言天

下之至言也帝不能用而用王佑之計使太子母弟秦王東都督關中楚王瑋淮南王允並鎮守要害以疆帝室然晉室之亂實成於八王吾嘗籌之如攸之親賢奪嫡之禍非其志也不幸至此天下所宗宗社之計猶有賴也如佑之計使子弟據兵以捍外患如梁孝王之禦吳楚尚可若變從中起而使人人握兵以救內難此與何進袁紹召丁原董卓以除宦官何異古人有言擇福莫若重擇禍莫若輕如武帝之擇禍福可謂不審矣

梁武帝　小蘇

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自五帝三王以形器治天下導之以禮樂齊之以政刑道行於其間而民莫知也文武之後雖召公畢公之賢君子不以爲知道者至春秋之際管仲晏子子產叔向之徒以仁義忠信成功於天下然其於道則已達矣孔子出於周末收文武之遺而得堯舜之極其稱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嘗自謂我下學而上達者於其門人惟顏子曾子庶幾以道許之一時賢者若老子之明道其所以尊之者至矣史稱孔子既見老子退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

走者可以為網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雲氣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老子體道而不嬰於物孔子至以龍比之然揚辛不與共斯世也捨禮樂政刑而欲行道於世孔子抑固知其難哉東漢以來佛法始入中國其道與老子相出入皆易所謂形而上者而漢世士大夫不能明也魏晉以後畧知之矣好之篤者則欲施之於世疾（合老與佛處泯然無迹）之深者則欲絶之於世二者皆非也老佛之道與吾道同而欲絶之老佛之教與吾教異而欲行之皆失之矣秦客姚興區區一隅招延緇素譯經談玅至者凡

千數人而姚氏之亡曾不旋踵梁武繼之江南佛事
前世所未嘗見至捨身爲奴隸郊廟之祭不薦毛血
父子皆陷於侯景而國隨以亡議者觀秦梁之敗則
以佛法爲不足賴矣後魏太武深信崔浩浩不信佛
法勸帝斥去僧徒毁經壞寺既滅佛法而浩亦以非
罪赤族唐武宗欲求長生徇道士之私夷佛滅僧不
期年而以弑崩議者觀魏唐之禍則以佛法爲不可
忤矣二者皆見其一偏耳老佛之道非一人之私說
也自有天地而有是道矣古之君子以之治氣養心
其高不可嬰其潔不可溷天地神人皆將望而敬之

聖人之所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一用此道也老子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廢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絕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蹷道之於物無所不在而尚可非乎雖然蔑君臣廢父子而以行道於世其弊必有不可勝言者誠以形罷治天下導之以禮樂齊之以政刑道行於其間而民不知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涖然不見其際而天下化不亦周孔之遺意也哉

高祖

小蘇

唐高祖起太原其謀發於太宗諸子不與也及克長安誅鋤羣盜天下爲一其功亦出於太宗蓋天心之所付予人心之所歸向其在太宗者審矣至立太子高祖以長立建成建成當之不辭於是兄弟疑間卒至大亂夫建成不足言也其咎在高祖其後武氏之亂廢中宗立睿宗以睿宗長子憲爲太子矣及中宗之復睿宗父子皆以王就第韋氏之亂臨淄以兵入討睿宗踐阼而唐室復安又將以長立憲憲辭曰時平先長嫡國亂先有功不如此必且有難敢以死請

睿宗從之而後臨淄之位定以太宗之賢而不免於爭奪玄宗之賢不逮太宗而晏然受命則憲之讓賢於人遠矣吾嘗論之高祖睿宗皆中主也其欲立長非專其私也以爲立嫡以長古今之正義也謂之正義而不敢違胡不考之前世乎太王捨太伯仲雍而立季歷文王捨伯邑考而立武王而周以之興誠天命之所在而吾無心焉亂何自生雖然泰伯奔吴以避王季亦畏亂故爾廢長而立少雖聖賢猶難之憲與玄宗兄弟相安終身無間言焉蓋古今一人而已

太宗　　小蘇

○篇中整段抄故事而斷語全少蓋論之一體也

唐太宗之賢自西漢以來一人而已任賢使能將相
莫非其人恭儉節用天下幾至刑措自三代以下未
見其比也然傳子至孫遭武氏之亂子孫爲戮不絕
如綫後世推原其故而不得以吾觀之惜夫其未聞
大道也昔楚昭王有疾卜之曰河爲祟大夫請祭
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
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
弗祭及將死有雲如衆赤烏夾日以飛三日王使問
周史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禜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
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

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禜孔子聞之曰楚
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吾觀太宗所爲其
不知道者衆矣其能免乎貞觀之間天下既平征伐
四夷滅突厥夷高昌滅吐谷渾兵出四克務勝而不
知止最後親征高麗大臣力爭不從僅而克之其賢
於隋氏者幸一勝耳而帝安爲之原其意亦欲夸當
世高後世耳太子承乾既立十餘年復寵魏王泰使
兄弟相傾承乾既廢晉王嫡子也欲立泰而使異日
傳位晉王疑不能決至引佩刀自刺大臣救之而止
父子之間以愛故輕予奪至於如此帝嘗得秘讖言

唐後必中微有女武代王以問李淳風欲求而殺之淳風曰其兆既已成在宮中矣天之所命不可去也徒使疑似之戮濫及無辜且自今已往四十年其人已老老則仁雖受終易姓必不能絕李氏若殺之復生壯者多殺而逞則子孫無遺類矣帝用其言而止然猶以疑似殺李君羨夫天命之不可易惟脩德或能已之而帝欲以殺人弭之難哉帝之老也將擇大臣以輔少主李勣起於布衣忠力勁果有節俠之氣嘗事李密及單雄信密敗不忍以其地求利密死不廢舊君之禮雄信將戮以股肉啗之使與俱死帝以

是爲可用疾革謂高宗爾於勣無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即授以僕射高宗從之及廢王后立武昭儀召勣與長孫無忌褚遂良計之勣稱疾不至帝曰皇后無子罪莫大於絶嗣將廢之遂良等不可他日勣見帝曰將立昭儀而顧命大臣皆以爲不可今止矣勣曰此陛下家事不須問外人由此廢立之議遂定勣匹夫之俠也以死徇人不以爲難至於禮義之重社稷所由安危勣不知也而帝以爲可以屬幼孤寄天下過矣且使勣信賢託國於父竭忠力以報其子可也何至父逐之子復之而後可哉挾數以待臣下於義

既已薄矣凡此皆不知道之過也苟不知道則凡所施於世必有逆天理失人心而不自知者故楚昭王惟知大道雖失國而必復太宗雖不知道雖天下既安且治而幾至於絕滅孔子之所以觀國者如此

魯隱公一　　　大蘇

魯隱公元年不書即位攝也公子翬請殺桓公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翬懼反譖公於桓而使賊殺公。歐陽子曰隱公非攝也使隱而果攝則春秋不書爲公春秋書爲公則隱公

非攝而無疑也

下先作定論後說故事

蘇子曰非也春秋信史也隱攝而桓弑著於史也詳矣周公攝而克復子者也以周公薨故不稱王隱公攝而不克復子者也以魯公薨故稱公史有謚國有廟春秋獨得不稱公乎

斷

了前話後有說

然則隱公之攝也禮歟曰禮也何自聞之曰聞之孔子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未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而西階南何謂攝主曰古者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世子未生而死則其弟若兄弟之子以當立者爲攝主子生而女也則攝主立男也則攝主退此之謂攝主古之人有

爲之者季康子是也季桓子且死命其臣正常曰南

賴此一証佐

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桓子

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

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

於君與夫人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康子請退康

子之謂攝主古之道也孔子行之自秦漢以來不修

是禮而以母后攝孔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

不以母后攝

使與聞外事且不可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而況可

使攝位而臨天下乎女子爲政而國安唯齊之君王

后吾宋之曹高向也蓋亦千一矣自東漢馬鄧不能

無譏而漢呂后魏胡武靈后武氏之流蓋不勝其亂王莽楊堅遂因以易姓由是觀之豈若攝主之庶幾收乎使毋后而可信則攝主亦可信也苟均之不可信透則攝主取之猶吾先君之子孫也不猶愈於異姓之取哉或曰君薨而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安用攝主曰非此之謂也嗣天子長矣宅憂而未出令則以禮攝冢宰若太子未生生而弱未能君也則三代之禮孔子之學決不以天下付異姓其付之攝主也○不以異姓攝 歸根夫豈非禮而周公行之歟故隱公亦攝主也鄭玄儒○此辨鄭註亦有理之陋者也其傳攝主也曰上卿代君聽政者也使子

生而女則上卿豈繼世者乎蘇子曰攝主先王之令○是作此論原尚典孔子之法言也而世不知習見母后之攝也而以爲當然故吾不可不論以待後世之君子

宋襄公　大蘇

魯僖公二十二年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春秋書戰未有若此之嚴而盡也

蘇子曰宋公天子之上公宋先代之後於周爲客天子有祭膰焉有喪拜焉非列國諸侯之所敢敵也而曰及楚人戰于泓楚夷狄之國人微者之稱以天子

之上公而當夷狄之微者至於敗績宋公之罪蓋可見矣而公羊傳以爲文王之戰不過是學者疑焉故不可以不辨宋襄公非獨行仁義而不終者也以不仁之資盜仁者之名爾齊宣有牽牛而過堂下者曰牛何之曰將以釁鍾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夫捨一牛於德未有所損益者而孟子予之以王所謂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三代之所共也而宋襄公執鄫子用於次睢之社君子殺一牛之不忍而宋公戕一國君若犬豕然此而忍爲之天下孰有不忍者耶泓之役身與國衄巧欲以不

重傷不禽二毛欺諸侯入能紾其兄之臂以取食而能恣飢於壺飧者天下知其不情也桓文之師存亡繼絕猶不齒於仲尼之門況用人於夷鬼以求霸而謂之王者之師可乎使鄫子有罪而討之雖聲之諸侯而戮於社天下不以爲過若以喜怒興師則秦繆公獲晉侯且猶釋之而況敢用諸昏淫之鬼乎以愚（入得好）觀之宋襄公王莽之流其不能欺天下則同也其不鼓不成列不能損襄公之虐其抱孺子以泣不能盡王莽之篡使莽無成則宋襄公襄公得志亦一莽也古人有言圖王不成其弊猶足以霸襄公行王者之

師猶足以當桓文之師一戰之餘救死扶傷不暇此獨妄庸爾齊桓晉文得管仲子犯以興襄公有一子魚不能用豈可同日而語哉自古失道之君如是者多矣死而論定未有如宋襄公之欺於後世者也

魏武帝　大蘇

此篇用正不用奇

世之所謂智者知天下之利害而審乎計之得失如斯而已矣此其爲智猶有所窮唯見天下之利而爲之唯其害而不爲則是有時而窮焉亦不能盡天下之利古之所謂大智者知天下利害得失之計而權之以人是故有所犯天下之至危而卒以成大功者

此以其人權之輕敵者敗重敵者無成功何者天下未嘗有百全之利也舉事而待其有全則必有所格是故知吾之所以勝人而人不知其所以勝我者天下莫能敵之昔者晉荀息知虞公必不能用宮之奇齊鮑叔知魯君必不能用施伯薛公知黥布必不出於上策此三者皆危道也而直犯之彼不知用其所長又不知出吾之所忌是故不可以冒害而就利自三代之亡天下以詐力相并其道術政教無以相過而能者得之當漢氏之衰豪傑並起而圖天下二袁董呂爭為强暴而孫權劉備又以區區於一隅其用

其制勝固不足以敵曹氏然天下終於分裂訖魏之
世而不能一蓋試嘗論之魏武長於料事而不長於
料人是故有所重發而喪其功有所輕爲而至於敗
劉備有蓋世之才而無應卒之機方其新破劉璋蜀
人未附一日而四五驚斬之不能禁釋此時不取而
其後遂至於不敢加兵者終其身孫權勇而有謀此
不可以聲勢恐喝取也魏武不用中原之長而與之
爭於舟楫之間一日一夜行三百里以爭利犯此二
敗以攻孫權是以喪師於赤壁以成吳之疆且夫劉
備可以急取而不可以緩圖方其危疑之間卷甲而

趨之雖兵法之所忌可以得志孫權者可以計取而不可以勢破也而欲以荊州新附之卒乘勝而取之彼非不知其害特欲僥倖於權之不敢抗也此用之於新造之蜀乃可以逞故夫魏武重發於劉備而喪其功輕爲於孫權而至於敗此不亦長於料事而不長於料人之過歟（結盡）嗟夫事之利害計之得失天下之能者舉知之而不能權之以人則亦紛紛焉或勝或負爭爲雄彊而未見其能一也

正論　符堅　防患　小蘇

符堅王猛君臣相得以成霸功雖齊威管仲不能過

也猛之將死也堅問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吳越然
正朔相承親仁善鄰國之寶也臣沒之後願勿以晉
爲圖鮮卑羌虜我之仇讐終爲人患宜漸除之以寧
社稷言終而死堅不能用卒大舉伐晉敗于淝上歸
未反國而慕容垂叛之既反國而姚萇叛之地分身
死終斃於二人之手故後世皆多猛之賢而咎堅之
不明吾嘗論之堅雖有覇者之畧而懷無厭之心以
天下不一爲深耻雖已　燕定蜀并秦涼下西域而其
貪未已兵革歲克而　知懼也晉雖微弱謝安桓冲
爲之將相君臣相安　以未　忘晉而欲以力取之稽之

天道論之人情雖内無毒萇之釁而堅之敗必不免矣然堅以夷狄之餘而有帝王之度其滅慕容姚也收二姓之子弟錄其才能而官使之布滿中外凡其舊臣無不疑者堅以世俗言之則以漸除之如征之許得矣若以帝王之事言之則堅之意未必過也大雅之稱文王曰殷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厥作裸將常服黼冔文王用人其廣如此而堅何尤焉德雖不若文王而竊慕焉顧其所以處之如何耳文武既沒周公成王之際殷之遺孽猶與管蔡間周之隙

自子復反鄗我周邦故周公克殷改封微子于宋而
遷其頑民於洛邑保釐東郊作多士而撫寧之所以
慮其變者至矣至若君陳畢公皆迭居成周而董師
之故康王之命畢公曰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
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
以寧然猶曰邦之安危惟茲殷士由此觀之文王之
用殷人豈苟然而哉今堅畜豢豺虎于其腹心而
貪心負勝不顧其 宜其斃死於垂萇也哉使堅信猛
之策南結鄰好以 不覺與民休息雖有垂萇百人
安能動之文王雖 顗然亦非王猛之所及矣

孔子

大蘇

魯定公十年孔子言於公曰臣無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使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先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弗狃叔孫輒率費人襲公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以成叛公圍成弗克或曰殆哉孔子之爲政也亦発而難成矣孔融曰古者王畿千里寰內不以封建諸侯曹操疑其論建[illegible]

漸廣遂殺融融猶可言之耳安能爲其操以爲天子有千里之畿將不利己故殺之不旋踵季氏親逐昭公公死於外從公者皆不敢入雖子家羈亦亡季氏之忌克傷害如此雖地勢不及曹氏然君臣相猜蓋不減操也孔子安能以是時墮其名都而出其藏甲也哉考之春秋方是時三桓雖若

○發難甚精神

不悅然莫能違　子也以爲孔子用事於魯得政與民而　畏之歟則季桓子之受女樂也孔子　不能却之矣彼婦之口可

以出走是　畏季氏季氏不畏孔子也
夫孔子之　脩其政刑以俟三桓之隙也
哉

蘇子曰此孔子之所以聖也蓋田氏六卿不服則齊晉無不亡之道三桓不臣則魯無可治之理孔子之用於世其政無急於此者矣彼晏嬰者亦知之曰田氏之僭惟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大夫不收公利齊景公曰善哉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嬰能知之而莫能爲之嬰非不賢也其浩然之氣以直養而無害塞乎天地之間者不及孔孟也孔子以

羈旅之臣得政期月而無能舉治世之禮以律亡國之臣隳名都出藏甲而三桓不疑其害已此必有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矣孔子之聖見於行事至此爲無疑也嬰之用於齊也久矣於孔子景公之信其臣也愈於定公而田氏之禍不少衰吾是以知孔子之難也

○不知何故轉入別調

孔子以哀公十六年卒十四年陳恒弒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請討之吾是以知孔子之欲治列國之君臣使如春秋之法者至於老且死而不忘也或曰孔子知哀公與三子之必不從而以禮告也歟曰否孔子實欲伐齊孔子既告公公曰魯爲齊弱久

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　陳恆弑其君民之不予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也此豈禮告而已哉哀公患三桓之偪常欲以越伐魯而去之夫以蠻夷伐國民不予也皋如出公之事斷可見矣豈若從孔子而伐齊乎若從孔子而伐齊則凡所以勝齊之道孔子任之有餘矣既克田氏則魯之公室自張三桓不治而自服也此孔子之志也

（前後皆是田氏亦偶一奇也）

子貢　老蘇

君子之道智信難智信者所以正其智也而智常至於不正智者所以通其信也而信常至於不通是故君

子慎之也世之儒者曰徒以智可以成也人見乎徒智之可以成也則舉而棄之信吾則曰徒智可以成也而不可以繼也子貢之以亂齊滅吳存魯也吾悲之彼子貢者遊說之士苟以邀一時之功而不以可繼爲事故不見其禍使夫王公大人而計出於此則吾未見其不旋踵而敗也吾聞之王者之兵計萬世而動霸者之兵計子孫而舉彊國之兵計終身而發求可繼也子貢之兵是明日不可用也故子貢之出也吾以爲魯可存也而齊可無亂吳可無滅何也田常之將篡也憚高國鮑晏故使移兵伐魯爲賜計者莫

若抵高國鮑晏弔之彼必愕而問焉則對曰田常遣子之兵伐魯吾竊哀子之將亡也彼必詰其故則對曰齊之有田氏猶人之養虎也子之於齊猶肘股之於身也田氏之欲肉齊久矣然未敢逞志者懼肘股之捍也今子出伐魯肘股去矣田氏孰懼哉吾見身將磔裂而肘股隨之所以弔也彼必懼而咨計於我因教之曰子悉甲趨魯壓境而止吾請爲子潛約魯侯以待田氏之變帥其兵從子入討之彼懼田氏之禍其勢不得不聽歸以約魯侯魯侯懼齊伐其勢亦不得不聽因使練兵蒐乘以俟齊釁誅亂臣而定新

伐齊必得魯數世之利也吾觀仲尼以爲齊人不與田常者半故請哀公討之今誠以魯之衆從高國鮑晏之師加齊之半可以轘田常於都市其勢甚便其成功甚大惜乎賜之不出於此也齊哀王舉兵誅呂氏呂氏以灌嬰爲將拒之至滎陽嬰使使諭齊及諸侯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今田氏之勢何以異此有魯以爲齊有高國鮑晏以爲灌嬰惜乎賜之不出於此也

子思

轉丸千仞之山

借客形主　大蘇

昔者夫子之文章非有意於文是以未嘗立論也所

可得而言者唯其歸於至當斯以爲聖人而已矣夫子之道可由而不可知可言而不可議此其不爭爲區區之論以開是非之端是以獨得不廢以與天下後世爲仁義禮樂之主夫子既沒諸子之欲爲書以傳於後世者其意皆存乎爲文汲汲乎唯恐其汨沒而莫吾知也是故皆喜立論論立而爭起自孟子之後至於荀卿楊雄皆務爲相攻之說其餘不足數者紛紜於天下嗟夫夫子之道不幸而有老聃莊周楊朱墨翟田駢愼到申不害韓非之徒各持其私說以攻乎其外天下方將惑之而未知其所適從奈何其

弟子門人又內自相攻一而不決千載之後學者愈衆
而夫子之道益晦而不明者由此之故歟昔三子之
爭起於孟子孟子曰人之性善是以荀子曰人之性
惡而楊子又曰人之性善惡混孟子既已據其善是
故荀子不得不出於惡人之性有善惡而已二子既
已據之是以楊子亦不得不出於善惡混也爲論不
求其精而務以爲異於人則紛紛之說未可以知其
所止且夫夫子未嘗言性也蓋亦嘗言之矣而未有
必然之論也孟子之所謂性善者皆出於其師子思
之書子思之書皆聖人之微言篤論孟子得之而不

善用之而言其道而不知其所以爲言之名舉天下之大而必之以性善之論昭昭乎自以爲的於天下使天下之過者莫不欲援弓而射之故夫二子之爲異論者皆孟子之過也若夫子思之論則不然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聖人之道造端乎夫婦之所能行而極乎聖人之所不能知造端乎夫婦之所能行是以天下無不可學而極乎聖人之所不能知是以學者不知其所窮夫知是則惻隱足以爲仁而仁不止於惻隱

羞惡足以爲義而義不止於羞惡此不亦孟子之所以爲性善之論歟子思論聖人之道出於天下之所能行而孟子論天下之人皆可以行聖人之道此無以異者而子思取必於聖人之道孟子取必於天下之人故夫後世之異議皆出於孟子而子思之論天下同是而莫或非焉然後知子思之善爲論也

發難題之意

孟軻　大蘇

此篇縱恣不羈

昔者仲尼自衛反魯網羅三代之舊聞蓋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終年不能究其說夫子謂子貢曰賜爾以吾爲多學而識之者歟非也予一以貫之天下苦其

難而莫之能用也不知夫子之有以貫之也是故堯

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法度禮樂刑政與當世之賢人

君子百家之書百工之技藝九州之内四海之外九

夷八蠻之事荒忽誕謾而不可考者雜然皆列于胷

中而有卓然不可亂者此固有以一之也是以博學

而不亂深思而不惑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周前一段全不拘拘）

蓋嘗求之於六經至於詩與春秋之際而後知聖人

之道（暗接前意）始終本末各有條理夫王化之本始於天下之

易行天下固知有父子也父子不相賊而足以爲孝

矣天下固知有兄弟也兄弟不相奪而足以爲悌矣

者備是而王道備此固非有深遠而難見勤苦而難
行者也故詩之為教也使人歌舞佚樂無所不至要
在於不失正焉而已矣雖然聖人固有所甚畏也一
失容者禮之所由廢也一失言者義之所由亡也君
臣之相攘上下之相殘天下大亂未嘗不始於此道
是故春秋力爭於毫釐之間而深明乎疑似之際截
然其有所必不可為也不觀於詩無以見王道之易
不觀於春秋無以知王政之難自孔子沒諸子各以
所聞著書而皆不得其源流故其言無有統要若孟
子可謂深於詩而長於春秋者矣其道始於至粗而

總

省力

（聯前）

極於至精充乎天地放乎四海而毫釐有所必計至寬而不可犯至密而可樂者此其中必有所守而後世或未之見也且孟子嘗有言矣人能充其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其無欲爲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餂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唯其不爲穿窬也而義至於不可勝用唯其未可以言而言可以言而不言也而其罪遂至於穿窬故曰其道始於至粗而極於至精充乎天地放乎四海而毫釐有所必計嗚呼此其所以爲孟子歟後之觀

（〇一轉便精神）

于者無觀之、他亦觀諸此而已矣

老子一　　小蘇

善與人言者皆因其人之言而爲之言則天下之辯者服矣與其里。人而曰吾父以爲不然則誰肯信以爲爾父之是是故不若與之論曲直雖楚人可以與秦人言之而無益故夫天下之所爲多言以排夫異端而終以不明其名唯不務辯其是非利害而以其父屈人也夫聖人之所爲尊於天下爲其知夫理之所在也而周公仲尼之所以爲信於天下以其子弟而知之也故非其子弟則天下有不知周公之爲周公而仲

尼之爲仲尼者矣是故老聃莊周其爲說不可以周孔辯也何者彼且以爲周孔之不足信也夫聖人之於事譬如規矩之於方圓爾天下之人信規矩之於方圓而以天下之不方不圓則不若求其至方極圓以陰合於規矩使規而不圓矩而不方則亦無害於吾說若此則其勢易以折天下之異論昔者天下之士其論老聃莊周與佛之道皆未得其要也老聃之說曰夫仁義絕禮樂而後天下安吾之說曰仁義禮樂天下之所恃以治者佛之說曰棄父絕子不爲夫婦放雞豚食菜茹而後萬物遂而吾之說曰父子夫

婦不食雞豚以遂萬物之性夫彼且以其說而吾亦以其說彼且不吾信如吾之不彼信也蓋天下之不從莫急於未信而彊劫之故夫仕以安人而行之以義節之以禮而播之以樂守之以君臣而維之以父子兄弟食肉而飲酒此明於孔子者之所知也而欲以諭其所不知之人而曰孔子則然嗟夫難哉愚則不然曰天下之道惟其辯之而無窮攻之而無間辯之而有窮攻之而有間則是不足以為道果孔子而有窮也亦將捨而他之惟其無窮是以知其為道而無疑蓋天下有能平其心而觀焉而不牽夫仲尼老聃

之名而後可與語此也

老子二　　反覆　小蘇

天下之道惟其辯之而無窮攻之而無間辯之而有窮攻之而有間則是不足以爲道昔者六國之際處士横議以熒惑天下楊氏爲我而墨氏兼愛凡天下之人有以君臣父子之親而不相顧者舉皆歸於楊氏而道塗之人皆可以爲父子兄弟者舉皆歸於墨氏也夫天下之人不可以絶其天屬之親而合其無故之懽此其勢然也故老聃莊周知天下之不正也起而承之以爲兼愛爲我之不足以收天下是以不

者爲我不爲兼愛而處乎兼愛爲我之外此其意以爲不兼愛則天下議其無親不爲我則天下譏其爲人故兩無所適處而泯泯焉浮游於其間而曰我皆無所爲以是足以自免而逃天下之是非矣天下之人惟其是所是非所非是以其說可得而考其終今以老莊無所是非而其終歸於無有此其患之亦已詳矣楊氏之爲我墨氏之兼愛此其爲道莫不有所執也故爲我者爲兼愛之所詆而兼愛者爲爲我之所毀是二者其地皆不可居也然而得其間而固守之則可以杜天下之異端而絕其口蓋古之聖人惟

其得而居之是以天下大服而其道遂傳於後世今老聃莊周不得由大道而見其隙竊入於其間而執其機是以其論縱横堅固而不可破也且夫天下之事安可一說治也而彼二子者欲一之以兼愛斷之以爲我故其說有時焉而遂窮夫惟聖人能處於其間而制其當然兼愛爲我亦莫棄也而能用之以無失乎道處天下之紛紜而不失其當故曰伯夷叔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而柳下惠少連降志而辱身言中倫行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夫無可無不可此老聃莊周

之所以爲辯也而仲尼亦云則夫老聃莊周其思之不可以爲不深矣蓋嘗思南之聖人之道處於可不可之際而遂從而實之是以其說萬變而不可窮老聃莊周從而虛之是以其說汗漫而不可詰今將以求夫仲尼老聃之是非者惟能知夫虛實之可用與否而已矣蓋天下固有物也有物而相遺則固亦有事矣是故聖人從其有而制其御有之道以治其有實之事則於天下夫亦何事之不可爲至區區焉求其有以納之於無則其用力不已甚勞矣哉夫老聃莊周則亦嘗自知其窮矣夫其窮者何也不若從其有

而有之之爲易也故曰常無欲以觀其妙而又曰常有欲以觀其徼既曰無之以爲用又曰有之以爲利而至於佛者則亦曰斷滅而又曰無斷無滅夫既曰無矣而又恐無之反以窮既斷滅矣又恐斷滅之適以爲累則夫其情可以見矣仲尼有言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一句斷夫老聃莊周其亦近於中庸而無忌憚者歟

老子三　小蘇

孔子以仁義教人而以禮樂治天下仁義禮樂之變無窮而其稱曰吾道一以貫之苟無以貫之則因變

而行義必有支離而不合者矣易曰形而上者謂之
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語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而孔
子自謂下學而上達者灑掃應對詩書禮樂皆其所
從學也而君子由是以達其道小人由是以得其器
達其道故萬變而致一得其器故有守而不蕩此孔
子之所以兩得之也蓋孔子之爲政也周故示人以
器而晦其道使達者有見而未達者不眩也老子之
自爲也深故示人以道而略其器使達者易入而不
恤其未達也要之其實皆至於道而所從施之有先
後耳三代之後釋氏與孔老並行於世其所以異者

體道愈遠而立於世之表指天下之所不見以示人而不憂其不悟曰要將有悟者其說又老氏之恥也老子八十一章予嘗爲之解其說如此

老子　　王

道有本有末本者萬物之所以生也末者萬物之所以成也本者出之自然故不假乎人之力而萬物以生也末者涉乎形器故待人力而後萬物以成也夫其不假人之力而萬物以生則是聖人可以無言也無爲也至乎有待於人力而萬物以成則是聖人之所以不能無言也無爲也故昔聖人之在上而以萬

物爲巳任者必制四術四術者禮樂刑政是也所以成萬物者也故聖人唯務脩其成萬物者不言其生萬物者蓋生者尸之於自然非人力之所得與矣老子者獨不然以爲涉乎形器者皆不足言也不足爲也故抵去禮樂刑政而唯道之稱焉是不察於理而務高之過矣夫道之自然者人何預乎唯其涉乎形器是以必待於人之言也人之爲也其書曰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夫轂輻之用固在於車之無用然工之琢削未嘗及於無者蓋無出於自然人力可以無與也今之治車者知治其轂輻而未嘗

及於無也然而車以成者蓋轂輻具則無必爲用矣如其知無爲用而不治轂輻則爲車之術固已踈矣今知無之爲車用無之爲天下用然不知所以爲用也故無之所以爲車用者以有轂輻也無之所以爲天下用者以有禮樂刑政也如其廢轂輻於車廢禮樂刑政於天下而坐求其無之爲用也則亦近於愚矣

韓非　　大蘇

聖人之所爲惡夫異端盡力而排之者非異端之能亂天下而天下之亂所由出也昔周之衰有老聃莊

關列禦寇之徒更爲虛無淡泊之言而治其猖狂浮游之說紛紜顛倒而卒歸於無有由其道者蕩然莫得其當是以忘乎富貴之樂而齊乎死生之分此不得志於天下高世遠舉之人所以放心而無憂雖非聖人之道而其用意固亦無惡於天下自老聃之死

○先放寬一著

百餘年有商鞅韓非著書言治天下無若刑名之賢及秦用之終於勝廣之亂教化不足而法有餘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後世之學者知申韓之罪而不

○緊入

知老聃莊周之使然何者仁義之道起於夫婦父子兄弟相愛之間而理法刑政之原出於君臣上下相

忌之際相愛則有所不忍相忌則有所不敢不敢與
不忍之心合而後聖人之道得存乎其中今老聃莊
周論君臣父子之間汎汎乎若萍游於江湖而適相
值也夫是以父不足愛而君不足忌不忌其君不愛
其父則仁不足以懷義不足以勸禮樂不足以化此
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於無有夫無有豈誠足
以治天下哉商鞅韓非求爲其說而不得得其所以
輕天下而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爲殘忍而無疑今夫
不忍殺人而不足以爲仁而仁亦不足以治民則是
○借此一轉便是深文手段
殺人不足以爲不仁而不仁亦不足以亂天下如此

則舉天下唯吾之所爲刀鋸斧鉞何施而不可昔者夫子未嘗一日易其言雖天下之小物亦莫不有所畏今其視天下耿然若不足爲者此其所以輕殺人歟太史遷曰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礉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嘗讀而思之事固有不可相謀而相感者莊老之後其禍爲申韓由三代之衰至于今凡所以亂聖人之道者其弊固已多矣而未知其所終奈何其不爲之所也

荀卿　　　大蘇

嘗讀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文章循循莫不有規矩不

敢放言高論言必稱先王然後知聖人憂天下之深也茫乎不知其畔岸而非遠也浩乎不知其津涯而非深也其所言者匹夫匹婦之所共知而所行者聖人有所不能盡也嗚呼是亦足矣使後世有能盡吾説者雖爲聖人無難而不能者不失爲寡過而已矣子路之勇子貢之辯冉有之智此三者皆天下之所謂難能而可貴者也然三子者每不爲夫子之所悦顔淵默然不見其所能若無以異於衆人者而夫子亟稱之且夫學聖人者豈必其言之云爾哉亦觀其意之所嚮而已夫子以爲後世必有不足行其説者

矣必有竊其說而爲不義者矣是故其言平易正直而不敢爲非常可喜之論要在於不可易也昔者常怪李斯事荀卿既而焚滅其書大變古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若寇讎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怪也荀卿者喜爲異說而不讓敢爲高論而不顧者也其言愚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子思孟軻世之所謂賢人君子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曰人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僞也由是觀之意其爲人必也剛

愎不遜而自許太過彼李斯者又特甚者耳今夫小人之為不善猶必有所顧忌是以夏商之亡桀紂之殘暴而先王之法度禮樂刑政猶未至於絶滅而不可考者是桀紂猶有所存而不敢盡廢也彼李斯者獨能奮而不顧焚燒夫子之六經烹滅三代之諸侯破壞周公之井田此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見其師歷詆天下之賢人自是其愚以為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時之論而荀卿亦不知其禍之至於此也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荀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

於激之也孔孟之論未嘗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苟天下果無有及者則尚安以求異爲哉

揚雄　大蘇

昔之爲性論者多矣而不能定于一始孟子以爲善而荀子以爲惡揚子以爲善惡混而韓愈者又取夫三子之説而折之以孔子之論離性以爲三品曰中人可以上下而上智與下愚不移以爲三子者皆出乎其中而遺其上下而天下之所是者於愈之説多焉嗟夫是未知乎所謂性者而以夫才者言之夫性與才相近而不同其別不啻若白黑之異也聖人之

所與小人共之而皆不能逃焉是其所謂性也而其才固將有所不同今夫木得之而後生雨露風氣之所養暢然而遂茂者是木之所同也性也而至於堅者爲轂柔者爲輪大者爲楹小者爲桷桷之不可以爲楹輪之不可以爲轂是豈其性之罪耶天下之言性者皆雜乎才而言之是以紛紛而不能一也孔子之所謂中人可以上下而上智與下愚不移者是論其才也而至於言性則未嘗斷其善惡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而已韓愈之說則又有甚者離性以爲情而合才以爲性是故其論終莫能通彼以爲性者果

泊然而無爲耶則不當復有善惡之說苟性而有善惡也則夫所謂情者乃吾所謂性也人生而莫不有饑寒之患牝牡之欲今告乎人曰饑而食渴而飲男女之欲不出於人之性也可乎是天下知其不可也聖人無是無由以爲聖而小人無是無由以爲惡聖人以其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御之而之乎善小人以是七者御之而之乎惡由此觀之則夫善惡者性之所能之而非性之所能有也且夫言性者安以其善惡爲哉雖然楊雄之論則固巳近之曰人之性善惡混脩其善則爲善人脩其惡則爲惡人此其所以

爲異者唯其不知性之不能以有夫善惡而以爲善
惡之皆出乎性也而已乎太古之初本非有善惡之
論唯天下之所同安者聖人指以爲善而一人之所
獨樂者則名以爲惡天下之人固將即其所樂而行
之孰知天聖人唯其一人之獨樂不能勝天下之所
同安是以有善惡之辨而諸子之意將以善惡爲聖
人之私說不已踈乎而韓愈又欲以書傳之所聞一
人之事迹而折夫三子之論區區乎以后稷之岐嶷
文王之不勤瞽鯀管蔡之迹而明之聖人之論性也
將以盡萬物之理與衆人之所共知者以折天下之

疑而韓愈欲以一人之才定天下之性且其言曰今日言性者皆雜乎佛老愈之說以爲性之無與乎情而喜怒哀樂皆非性者是愈流入於佛老而不自知也

韓愈　　綱整目亂　大蘇

○細觀此文乃絕是摹原道爲之坡翁滑稽如此

聖人之道有趣其名而好之者有安其實而樂之者珠璣星象天下莫不好奔走出力爭鬭奪取其好之不可謂不至也然不知其所以好之之實至於粟米蔬肉桑麻布帛天下之人肉之於口而知其所以爲美被之於身而知其所以爲安此非有所從乎其名

也韓愈之於聖人之道蓋亦知好其名矣而未能樂其實何者其爲論甚高其待孔子孟軻甚尊而拒楊墨佛老甚嚴此其用力亦不可謂不至也然其論至於理而不精支離蕩佚往往自叛其說而不知昔者宰我子貢有若更稱其師以爲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之盛雖堯舜之賢亦所不及其尊道好學亦已至矣然而君子不以爲貴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之汙而已矣若夫顏淵豈亦云爾哉蓋亦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由此觀之聖人之道果不在於張而大之也韓愈者知好其名而未能樂其實者也愈

提

○待孔子甚尊

○將上管下有此一句則文勢錯綜

○讀韓愈之三段議論藏形匿影令人讀去只如一條

之原人曰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山川草木之
主也人者夷狄禽獸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為主
○論理不精
之道矣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擧遠夫聖人
之所為異乎是者以其有別焉耳今愈之言曰一視
而同仁則是以待人之道待夷狄待夷狄之道待禽
獸也而可乎教之使有能化之使有知是待人之仁
餘波
也殺之有時而用之有節是待禽獸之仁也若之何
其一之儒墨之相戾不啻若胡越而其疑似之間相
去不能以髮宜乎愈之以為一也孔子曰汎愛衆而
親仁仁者之為親則是孔子不兼愛也祭如在祭神

如神在神不可知而祭者之心以爲如其存焉則是孔子不明鬼也儒者之惑甚在於論性以爲喜怒哀樂皆出於情而非性之所有夫有喜有怒而後有仁義有哀有樂而後有禮樂以爲仁義禮樂皆出於情而非性則是相率而叛聖人之教也老子曰能嬰兒乎喜怒哀樂苟不出乎性而出乎情則是相率而爲老子之嬰兒也儒者或曰老易夫易豈老子之徒歟而儒者至有以老子說易則是離性以爲情者其弊固至此也嗟夫君子之爲學知其人之所長而不知其弊豈可謂善學耶

○生意不死十

文編卷之三十九終

文編卷之三十目錄

論

過秦論　賈誼
神滅論　范縝
封建論　柳宗元
爭臣論　韓
諫上　老蘇
諫下　老蘇
諫官論　王
四維論　柳

守道論　柳
六逆論　柳
縱囚論　歐
大臣上　大蘇
大臣下　大蘇
伊尹　大蘇
周公　大蘇
周公一　小蘇
朋黨論　歐
續歐陽子朋黨　大蘇

武進　荊川唐順之應德甫　選批

丹陽　門人姜　寶　廷善　編次

知福州府墊江胡　帛　子行　校刊

過秦論　　賈誼

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繕津關據險塞修甲兵而守之然陳涉以戍卒散亂之衆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櫌白梃望屋而食橫行天下秦人阻險不守關梁不闔長戟不刺強弩不射楚師深入戰於鴻門曾無藩籬之艱於是山東大擾諸侯並起豪

俊相立秦使章邯將而東征章邯因以三軍之衆要
市於外以謀其上羣臣之不信可見於此矣子嬰立
遂不寤籍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山東雖亂
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秦地被山帶
河以爲固四塞之國也自繆公以來至於秦王二十
餘君常爲諸侯雄豈世世賢哉其勢居然也且天下
嘗同心并力而攻秦矣當此之世賢智並列良將行
其師賢相通其謀然困於阻險而不能進秦乃延入
戰而爲之開關百萬之徒逃北而遂壞豈勇力智慧（爲秦虜）
不足哉形不利勢不便也秦小邑并大城守險塞而

策而壘毋戰閉關據阸荷戟而守之諸侯起於匹夫以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親其下未附名爲亡秦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難犯也必退師安土息民以待其敝收弱扶疲以令大國之君不患不得意於海內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身爲禽者其救敗非也秦王足己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惑而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歸根當此時也世非無深慮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爲戮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

而聽重足而立拑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諫智士不敢謀天下已亂姦不上聞豈不哀哉先賈山梅福之說同王知壅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飾法設刑而天下治其彊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伯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振及其衰也百姓怨而海內畔矣故周五序得其道而千餘歲不絕秦本末並失故不長久由此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野諺曰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是以君子為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

化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
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
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
之備外連衡而鬬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
外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襄蒙故業因遺冊南兼漢中
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
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美之地以致天下
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爲一當是時齊有孟嘗趙有平
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寬

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衡并韓魏燕趙齊楚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齊明周最陳軫昭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巡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奉秦秦有餘力而制其敝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鹵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彊國請服弱國入朝延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

國家無事及至秦王續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捶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爲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繫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鑄鐻以爲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然後斬華爲城因河爲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

秦王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秦王既沒餘威振於殊俗陳涉甕牖繩樞之子甿隸之人而遷徙之徒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倚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而倔起什伯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集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鉏櫌棘矜非銛於句戟長鎩也適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也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

適非及鄉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試
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
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
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為家殽函為宮一
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主張仁義
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秦并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以養四海天下之士靡
然鄉風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無王者久矣周室卑
微五霸既沒令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政彊侵弱
衆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

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也當此之時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立私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爲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此言取與守不同術也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借使秦王計上世之事並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而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二

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夫寒者利裋褐而饑者甘糟糠天下之嗸嗸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爲仁也鄉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帑汙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以振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修行各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威德與天下天下集矣即四海之內皆讙然各自安樂其處唯恐有變雖有狡猾

之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姦止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之以無道壞宗廟與民更始作阿房宮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斂無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紀百姓窮困而主弗收恤然後姦偽並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衆刑戮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於衆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臂於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見始終之變知存亡之機是以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天下雖有逆行之臣

必無饗應之功矣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
爲非此之謂也

神滅論

范縝

或問予云神滅何以知其滅也荅曰神卽形也形卽神也是以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也問曰形者無知之稱神者有知之名知與無知卽是有異神之與形理不容一形神相卽非所聞也荅曰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是則形稱其質神言其用形之與神不得相異也問曰神故非質形故非用不得爲異其義安在荅曰名殊而體一也問曰名旣已殊體何得一

荅曰神之於質猶利之於刀形之於用猶刀之於利利之名非刀也刀之名非利也然而捨利無刀捨刀無利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問曰刀之與利或如來說形之與神其義不然何以言之木之質無知也人之質有知也人旣有如木之質而有異木之知豈非木有一人有二邪荅曰異哉言乎人若有如木之質以爲形又有異木之知以爲神則可如來論也今人之質質有知也木之質質無知也人之質非木質也木之質非人質也安有如木之質而復有異木之知哉問曰人之所以異木質者以其有知

耳人而無知與木何異荅曰人無無知之質猶木無有知之形問曰死者之形骸豈非無知之質邪荅曰是無人質問曰若然者人果有如木之質而有異木之知矣荅曰死者如木而無異木之知生者有異木之知而無如木之質也問曰死者之骨骼非生之形骸邪荅曰生形之非死形死形之非生形業已革矣安有生人之形骸而有死人之骨骼哉問曰若生者之形骸非死者之骨骼非死者之骨骼則應不由生者之形骸不由生者之形骸則此骨骼從何而至此邪荅曰是生者之形骸變爲死者之骨骼也問曰生

者之形骸雖變爲死者之骨骼豈不從生而有死則知死體猶生體也荅曰如因榮木變爲枯木枯木之質寧是榮木之體問曰榮體變爲枯體枯體即是榮體絲體變爲縷體縷體即是絲體有何別焉荅曰若枯即是榮榮即是枯應榮時凋零枯時結實也又榮木不應變爲枯木以榮即枯無所復變也榮枯是一何不先枯後榮要先榮後枯何也絲縷之義亦同此

破問曰生形之謝便應豁然都盡何故方受死形綿歷未已邪荅曰生滅之體要有其次故也夫欻而生者必欻而滅漸而生者必漸而滅欻而生者飄驟是

也漸而生者動植是也有欻有漸物之理也問曰形即是神者手等亦是邪荅曰皆是神之分也問曰若皆是神之分神既能慮手等亦應能慮也荅曰手等（○思慮屬心）亦應能有痛癢之知而無是非之慮問曰知之與慮爲一爲異荅曰知即是慮淺則爲知深則爲慮問曰若爾應有二乎荅曰人體惟一神何得二問曰若不得二安有痛癢之知復有是非之慮荅曰如手足雖異總爲一人是非痛癢雖復有異亦總爲一神矣問曰是非之慮不關手足當關何處荅曰是非之慮心器所主問曰心器是五臟之心非邪荅曰是也問曰

五臟有何殊別而心獨有是非之慮乎荅曰七竅亦復何殊而司用不均問曰思慮無方何以知是心器所主荅曰五臟各有所司無有能慮者是以心爲慮本問曰何不寄在眼等分中荅曰若慮可寄於眼分眼何故不寄於耳分邪問曰慮體無本故可寄之於眼分眼目有本不假寄於佗分也荅曰眼何故有本而慮無本苟無本於我形而可徧寄於異地亦可張甲之情寄王乙之軀李丙之性託趙丁之體然乎哉不然也問曰聖人形亦猶凡人之形有凡聖之殊故知形神異矣荅曰不然金之精者能照穢者不能照

〇凡聖異質

有能照之精金寧有不照之穢質又豈有聖人之神而寄凡夫之軀亦無凡人之神而託聖人之體是以八采重瞳勛華之容龍顏馬口軒皞之狀形表之異也比干之心七竅列角伯約之膽其大若斗此心器之殊也是知聖人定分每絶常區非惟道革群生乃亦形超萬有凡聖均體所未敢安問曰子云聖人之形必異於凡者敢問陽貨類仲尼項籍似大舜舜項孔陽智華形同其故何邪荅曰珉似玉而非玉鷄類鳳而非鳳物誠有之人故宜爾項陽貌似而非實似心器不均雖貌無益問曰凡聖之殊形器不一可也

貞極理無有二而丘旦殊姿湯文異狀神不侔色於
此益明矣荅曰聖同於心蘊形不必同也猶馬殊毛
而齊逸玉異色而均美是以晉棘荆和等價連城驊
騮騄驪俱致千里問曰形神不二旣聞之矣形謝神
滅理固宜然敢問經云爲之宗廟以鬼饗之何謂也
荅曰聖人之教然也所以彌孝子之心厲偷薄之意
〇神怪非常
神而明之此之謂矣問曰伯有被甲彭生豕見墳素
著其事寧是設教而已邪荅曰妖怪茫茫或存或亡
彊死者衆不皆爲鬼彭生伯有何獨能然乍爲人豕
未必齊鄭之公子也問曰易稱故知鬼神之情狀與

天地相似而不違又曰載鬼一車其義云何荅曰有禽焉有獸焉飛走之别也有人焉有鬼焉幽明之别也人滅而爲鬼鬼滅而爲人則未之知也問曰知此神滅有何利用邪荅曰浮屠害政桑門蠹俗風驚霧起馳蕩不休吾哀其弊思拯其溺夫竭財以赴僧破産以趨佛而不恤親戚不憐窮匱者何良由厚我之情深濟物之意淺是以圭撮涉於貧友吝情動於顔色千鍾委於富僧歡意暢於容髮豈不以僧有多稌之期友無遺秉之報務施闕於周急歸德必於在己又惑以茫昧之言懼以阿鼻之苦誘以虛誕之辭欣

以髡卒之樂故捨逢掖襲橫衣廢俎豆列缾鉢家家棄其親愛人人絶其嗣續致使兵挫於行間吏空於官府粟罄於惰遊貨殫於泥木所以叅究邦勝須聲尚擁惟此之故其流莫已其病無限若陶甄稟於自然森羅均於獨化忽焉自有怳爾而無來也不禦去也不追黎夫天理各安其性小人甘其壟畝君子保其恬素耕而食食不可窮也蠶而衣衣不可盡也下有餘以奉其上上無為以待其下可以全生可以匡國可以霸君用此道也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
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爲近曰有初爲近孰明之由
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
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
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彼
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
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荀卿有言必將假物以
爲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
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衆告之以直而
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

而爲羣羣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有德又有大者衆羣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有方伯連帥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於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天

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羣后布履星羅四周
於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爲朝覲會同離爲守臣扞城
然而降於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歷於宣王
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
之嗣陵夷迄於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爲諸侯厥後
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誅萇
弘者有之天下乖戾無君君之心余以爲周之喪久
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彊末大
不掉之咎歟遂判爲十二合爲七國威分於陪臣之
邦國殄於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秦有

天下裂都會而爲之郡邑廢侯衛而爲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内此其所以爲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梃謫戍之徒圜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羣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於下而吏畏於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内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之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國居半時則有叛

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爲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周之事跡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黷貨事戎大凡亂國多理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迹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

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苛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捕而遷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姦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于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於田叔得魏尚於馮唐聞黃霸之明審覩汲黯之簡靖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卧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

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施黄覇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詔而尊之拜受而退已遠矣下令而削之締交合從之謀周於同列則相顧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今國家盡制郡邑連制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晋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

而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繫於諸侯哉或者又以爲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殷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循之以爲安仍之以爲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已也私其衞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爲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已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

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略聖賢生於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為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於是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

爭臣論

韓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為有道之士乎哉學廣而聞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大臣聞而薦之

天子以爲諫議大夫人皆以爲華陽子不色喜居於
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
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恒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惡得
爲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
其事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不以所
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
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
高不事之心則冐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興志不可則
而尤不終無也今陽子在位不爲不久矣聞天下之
得失不爲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爲不加矣而未嘗一

嘗及於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爲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陽子將爲祿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爲貧而有時乎爲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爲委吏矣嘗爲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

陽子之秩祿不爲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豈可乎哉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爲人臣招其君之過而以爲名者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内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謂惑者矣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爲名誠宜有以奉其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

稽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
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
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
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啓
之也或曰陽子之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
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
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求於聞用也閔其時之不平
人之不乂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
也孜孜矻矻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暇
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逸之

爲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於賢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訐以爲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於德而費於辭乎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吾子其亦聞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

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爲直而加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爲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也陽子將不得爲善人乎哉

諫上　　老蘇

○詞强　○此等文字摹荀卿

古今論諫常與諷而少直其說蓋出於仲尼吾以爲諷直一也顧用之之術何如耳伍舉進隱語楚王淫益甚茅焦解衣危論秦帝立悟諷固不可盡與直亦未易少之吾故曰顧用之之術何如耳然則仲尼之

說非乎曰仲尼之說純乎經者也吾之說參乎權而歸乎經者也如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爲桀紂者吾百諫而百聽矣況虛己者乎不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若堯舜者吾百諫而百不聽矣況逆忠者乎然則奚術而可曰機智勇辯如古游說之士而已夫游說之士以機智勇辯濟其詐吾欲諫者以機智勇辯濟其忠請備論其效周衰游說熾於列國自是世有其人吾獨怪夫諫而從者百一說而從者十九諫而死者皆是說而死者未嘗聞然而抵觸忌諱說或甚於諫由是知不必乎諷諫而必乎術也說之術可爲諫

法者五理諭之勢禁之利誘之激怒之隱諷之之謂也觸龍以趙后愛女賢於愛子未旋踵而長安君出質其羅以杜郵之死詰張唐而相燕之行有日趙卒以兩賢王之意語燕而立歸武臣此理而諭之也子貢以內憂教田常而齊不得伐魯武公以麋鹿脅頃襄而楚不敢圖周魯連以烹醢懼垣衍而魏不果帝秦此勢而禁之也田生以萬戶侯啓張卿而劉澤封朱建以富貴餌閎孺而辟陽赦鄒陽以愛幸悅長君而梁王釋此利而誘之也蘇秦以牛後羞韓而惠王按劍太息范雎以無王恥秦而昭王長跪請教酈生

以功秦夌漢而沛公輟洗聽計此激而怒之也蘇代以土偶笑田文楚人以弓繳感襄王蒯通以娶婦悟齊相此隱而諷之也五者相傾險詖之論雖然施之忠臣足以成功何則理而諭之主雖昏必悟勢而禁之主雖驕必懼利而誘之主雖怠必奮激而怒之主雖懦必立隱而諷之主雖暴必容悟則明懼則恭奮則勤立則勇容則寬致君之道盡於此矣吾觀昔之臣言必從理必濟莫若唐魏鄭公其初實學縱横之說此所謂得其術者歟噫龍逄比干不獲稱良臣無蘇秦張儀之術也蘇秦張儀不免爲游說無龍逄比

守之心也是以龍逄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術蘇秦張儀吾取其術不取其心以爲諫法

諫下　老蘇

夫臣能諫不能使君必納諫非眞能諫之臣君能納諫不能使臣必諫非眞能納諫之君欲君必納乎嚮之論備矣欲臣必諫乎吾其言之夫君之大天也其尊神也其威雷霆也人之不能抗天觸神忤雷霆亦明矣聖人知其然故立賞以勸之傳曰興王賞諫臣是也猶懼其巽耎阿諛使一日不得聞其過故制刑以威之書曰臣下不匡其刑墨是也人之情非病風

畏心未有避賞而就刑者何苦而不諫哉賞與刑不設則人之情又何苦而抗天觸神忤雷霆哉自非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誰欲以言博死者人君又安能盡得性忠義者而任之今有三人焉一人勇一人勇怯半一人怯有與之臨乎淵谷者且告之曰能跳而越此謂之勇不然爲怯彼勇者恥怯必跳而越焉其勇怯半者與怯者則不能也又告之曰跳而越者與千金不然則否彼勇怯半者奔利必跳而越焉其怯者猶未能也須臾顧見猛虎暴然向逼則怯者不待告跳而越之如康莊矣然則人豈有勇怯哉要在以

勢驅之耳君之難犯猶淵谷之難越也所謂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者勇者也故無不諫焉悅賞者勇怯半者也故賞而後諫焉畏罪者怯者也故刑而後諫焉先王知勇者不可常得故以賞爲千金以刑爲猛虎使其前有所趨後有所避其勢不得不極言規失此三代所以興也末世不然遷其賞於不諫遷其刑於諫宜乎臣之噤口卷舌而亂亡隨之也間或賢君欲聞其過亦不過賞之而已嗚呼不有猛虎彼怯者肯越淵谷乎此無他墨刑之廢耳三代之後如霍光誅昌邑不諫之臣者不亦鮮哉今之諫賞時或有之

不諫之刑鈇然無矣苟增其所有有其所無則諛者直佞者忠況忠直者乎誠如是欲聞讜言而不獲吾不信也

諫官論　　　王

文字自好

以賢治不肖以貴治賤古之道也所謂貴者何也公卿大夫是也所謂賤者何也士庶人是也同是人也或爲公卿或爲士何也爲其不能公卿也故使之爲士爲其賢於士也故使之爲公卿此所謂以賢治不肖以貴治賤也今之諫官者　天子之所謂士也其貴則　天子之三公也惟三公於安危治亂存亡之

故無所不在其責至於一官之廢一事之不得無所不當言故其位在卿大夫之上所以責之也其道德必稱其位所謂以賢也至士則不然修一官而百官之廢不可以預也守一事而百事之失可以毋言也稱其德副其材而命之以位也循其名儀其分以事其上而不敢過也此君臣之分也上下之道也今命之以士而責之以三公士之位而受三公之責非古之道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正名也者所以正分也然且爲之非所謂正名也身不能正名而可以正天下之名者未之有也蚳鼃爲士師孟子曰似也爲其

可以言也盡諫於王而不用致爲臣而去孟子曰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然則有官守者莫不有言責有言責者莫不有官守士師之諫於王是也其諫也蓋以其官而已矣是古之道也古者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能諫謂之不恭則有常刑蓋自公卿至於百工各以其職諫則君孰與爲不善自公卿至於百工皆失其職以阿上之所好則諫官者乃天子之所謂士耳吾未見其能爲也待之以輕而要之以重非所以使臣之道也其待已也輕而取重任焉非所以事君之道也不

得已若唐之太宗庶乎其或可也雖然有道而知命者其以爲可乎未之能處也唐太宗之時所謂諫官者與丞弼俱進於前故一言之謬一事之失可救之於將然不使其命已布於天下然後從而爭之也君不失其所以爲君臣不失其所以爲臣其亦庶乎其近古也今也上之所欲爲丞弼所以言於上皆不得而知也及其命之已出然後從而爭之上聽之而改則是士制命而君聽也不聽而遂行則是臣不得其言而君恥過也臣不得其言士制命而君聽二者上下所以相悖而否亂之勢也然且爲之其亦不知其

道矣及其諄諄而不用然後知道之不行其亦辨之晩矣或曰周官之師氏保氏司徒之屬而大夫之秩也曰嘗聞周公爲師而召公爲保矣周官則未之學也

四維論　　　　　　　　　　　　　　　　　　　柳

管子以禮義廉耻爲四維吾疑非管子之言也彼所謂廉者曰不蔽惡也世人之命廉者曰不苟得也所謂耻者曰不從枉也世人之命耻者曰羞爲非也然則二者果義歟非歟吾見其有二維未見其所以爲四也夫不蔽惡者豈不以蔽惡爲不義而去之乎夫

不苟得者豈不以苟得爲不義而不爲乎雖不從枉
與羞爲非皆然然則廉與耻義之小節也不得與義
抗而爲維聖人之所以立天下曰仁義仁主恩義主
斷恩者親之斷者宜之而理道畢矣蹈之斯爲道得
之斯爲德履之斯爲禮誠之斯爲信皆由其所之而
異名今管氏所以爲維者殆非聖人之所立乎又曰
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
若義之絕則廉與耻其果存乎廉與耻存則義果絕
乎人既蔽惡矣苟得矣從枉矣爲非而無羞矣則義
果存乎使管子庸人也則爲此言管子而少知理道

則四維者非管子之言也

守道論　　柳

或問曰守道不如守官如何對曰是非聖人之言傳之者誤也官也者道之器也離之非也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之事者是固非聖人言乃傳之者誤也夫皮冠者是虞人之物也物者道之準也守其物由其準而後其道存焉苟舍之是失道也凡聖人之所以爲經紀爲名物無非道者命之曰官官是以行吾道云爾是故立之君臣官府衣裳輿馬章綬之數會朝表著周旋行列之等是道之所存也則又示

之典命書制符璽奏復之文參伍殷輔陪臺之役是
道之所由也則又勸之以爵祿慶賞之美懲之以黜
遠鞭朴梏拳斬殺之慘是道之所行也故自天子至
於庶民咸守其經分而無有失道者和之至也失其
物去其準道從而喪矣易其小者而大者亦從而喪
矣古者居其位思死其官可易而失之哉禮記曰道
合則服從不可則去孟子曰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
去然則失其道而居其官者古之人不與也是故在
上不爲抗在下不爲損矢人者不爲不仁函人者不
爲仁率其職司其局交相致以全其工也易位而處

各安其分而道達於天下也且夫官所以行道也而
由守道不如守官蓋亦喪其本矣未有守官而失道
守道而失官之事者也是非聖人之言傳之者誤也
果矣

六逆論　　　　　　　　　　　　　柳

春秋左氏言衛州吁之事因載六逆之說曰賤妨貴
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六者亂之本
也余謂少陵長小加大淫破義是三者固誠爲亂矣
然其所謂賤妨貴遠間親新間舊雖爲理之本可也
何必曰亂夫所謂賤妨貴者蓋斥言擇嗣之道子以

爲貴者也若貴而愚賤而聖且賢以是而妨之其爲理本大矣而可捨之以從斯言乎此其不可固也夫所謂遠間親新間舊者蓋言任用者之道也使親而舊者愚遠而新者聖且賢以是而間之其爲理本亦大矣又可捨之以從斯言乎必從斯言而亂天下謂之師古訓可乎此又不可者也嗚呼是三者擇君置臣之事天下理亂之本也爲書者執斯言者一定之論以遺後代上智之人固不惑於是中人而降守以爲大據而以致敗亂者固不乏焉晉厲死而悼公入乃理宋襄嗣而子魚退乃亂貴不足尚也秦用張

祿而黜穰侯乃安魏相成璜而踈吳起乃危親不足與也符氏進王猛而殺樊世乃興胡亥任趙高而族李斯乃滅舊不足恃也顧所信何如耳然則斯言殆可以廢矣噫古之言理者罕能盡其說建一言立一辭則臲卼而不安謂之是可也謂之非亦可也混然而已教於後世莫知其所以去就明者慨然將定其是非則拘儒瞽生相與羣而咻之以爲狂爲怪而欲世之多有知者可乎夫中人可以及化者天下爲不少矣然而罕有知聖人之道則固爲書者之罪也

縱囚論

歐

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施於小人刑入於死者乃罪大惡極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寧以義死不苟幸生而視死如歸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方唐太宗之六年錄大辟囚三百餘人縱使還家約其自歸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難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歸無後者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易也此豈近於人情或曰罪大惡極誠小人矣及施恩德以臨之可使變而為君子蓋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為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縱之去也不意其必來以冀免所以縱之

乎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不意其自歸而必獲免所
以復來乎夫意其必來而縱之是上賊下之情也意
其必免而復來是下賊上之心也吾見上下交相賊
以成此名也烏有所謂施恩德與夫知信義者哉不
然太宗施德於天下於茲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為
極惡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視死如歸而存信義此
又不通之論也然則何為而可曰縱而來歸殺之無
赦而又縱之而又來則可知為恩德之致爾然此必
無之事也若夫縱而來歸而赦之可偶一為之爾若
屢為之則殺人者皆不死是可為天下之常法乎不

可爲常者其惟三人之法乎是以堯舜三王之治必本於人情不立異以爲高不逆情以干譽

大臣上　　大臣去小人　　大蘇

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可謂大臣矣天下不幸而無明君使小人執其權當此之時天下之忠臣義士莫不欲奮臂而擊之夫小人者必先得於其君而自固於天下是故法不可擊擊之而不勝身死其禍止於一身擊之而勝君臣不相安天下必亡是以春秋之法不待君命而誅其側之惡人謂之叛晉趙鞅入於晉陽以叛是也世之君子將有志於天下欲扶其衰

○此名言也然人臣處此亦難矣

而救其危者必先計其後而爲可居之功其濟不濟則命也是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小人君不誅而吾誅之則是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功也夫既已侵君之權而能北面就人臣之位使君不吾疑者天下未嘗有也國之有小人猶人之有癭今人之癭必生於頸而附於咽是以不可去有賤丈夫者不勝其忿而決去之夫是以去疾而得死漢之亡唐之滅由此故也自桓靈之後至於獻帝天下之權歸於內豎賢人君子進不容於朝退不容於野天下之怒可謂極矣當此之時議者以爲天下之患獨在宦官宦官去則

天下無事然竇武何進之徒擊之不勝止於身死袁紹擊之而勝漢遂以亡唐之衰也其迹亦大類此自輔國元振之後天子之廢立聽於宦官當此之時士大夫之論亦惟宦官之爲去然而李訓鄭注元載之徒擊之不勝止於身死至於崔昌遐擊之而勝唐亦以亡方其未去是纍然若瘻而已矣及其旣去則潰裂四出而繼之以死何者此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功也且爲人臣而不顧其君捐其身於一决以快天下之望亦已危矣故其成則爲袁爲崔敗則爲何竇爲訓注然則忠臣義士亦奚取於此哉夫竇武何進

之亡天下悲之以爲不幸然亦幸而不成使其成也二子者將何以君之故曰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可謂大臣矣

大臣下　　大蘇

天下之權在於小人君子之欲擊之也不亡其身則亡其君然則是小人者終不可去乎聞之曰迫人者其智淺迫於人者其智深非才有不同所居之勢然也古之爲兵者圍師勿遏窮寇勿追誠恐其知死而致力則雖有衆無所用之故曰同舟而遇風則胡越可使相救如左右手小人之心皆知其負天下之怨

而君子之莫吾赦也則將日夜爲計以備一旦卒然
不可測之患今君子又從而疾惡之是以其謀不得
不深其交不得不合交合而謀深則其致毒也忿戾
而不可解故凡天下之患起於小人而成於君子之
速之也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君子爲客小人爲主主
未發而客先焉則小人之詞直而君子之勢近於不
順直則可以欺衆而不順則難以令其下故昔之舉
事者常以中道而衆散以至於敗則其理豈不甚明
哉若夫智者則不然內以自固其君子之交而厚集
其勢外以陽浮而不逆於小人之意以待其間寬之

使不吾疾狃之使不吾慮啖之以利以昏其智順適其意以殺其怒然後待其發而乘其隙推其墜而挽其絶故其用力也約而無後患莫爲之先故君不怒而勢不偪如此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夫小人急之則合寬之則散是從古以然也見利不能不爭見患不能不避無信不能不相詐無禮不能不相瀆是故其交易間其黨易破也而君子不務寬之以待其變而急之以合其交亦已過矣君子小人雜居而未決爲君子之計者莫若深交而無爲苟不能深交而無爲則小人倒持其柄而乘吾隙昔漢高之亡以天下

屬平勃及高后臨朝擅王諸呂廢黜劉氏平日縱酒無一言及用陸賈計以千金交歡絳侯卒以此誅諸呂定劉氏使此二人者而不相能則是將相相攻之不暇而何暇及於劉呂之存亡哉故其說曰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士豫附則天下雖有變而權不分嗚呼知此其足以爲大臣矣夫

伊尹　　斷續　　大蘇

辨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之大節者狹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動其心則天下之大節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辨者矣今

夫匹夫匹婦亦知潔廉忠信之爲美也使其果潔廉
而忠信則其智慮未始不如王公大人之能也唯其
所爭者止於簞食豆羹而簞食豆羹足以動其心則（將小形大使自特然）
宜其智慮之不出乎此也簞食豆羹非其道不取則
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矣一鄉之人莫敢以不
正犯之而不能辨一鄉之事者未之有也推此而上
其不取者愈大則其所辨者愈遠矣讓天下與讓簞
食豆羹無以異也治天下與治一鄉亦無以異也然
而不能者有所蔽也天下之富是簞食豆羹之積也
天下之大是一鄉之推也非千金之子不能運千金

之資販夫販婦得一金而不知其所措非智不若所

君之卑也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非其道也非

其義也雖祿之天下弗受也夫天下不能動其心是

故其才全以其全才而制天下是故臨大事而不亂

拓開 斷

古之君子必有高世之行非苟求為異而已卿相之

位千金之富有所不屑將以自廣其心使窮達利害

不能為之芥蔕以全其才而欲有所為耳後之君子

蓋亦嘗有其志矣得失亂其中而榮辱奪其外是以

波瀾

役役至於老死而不暇亦足悲矣孔子敘書至於舜

禹皋陶相讓之際蓋未嘗不太息也夫以朝廷之尊

而行匹夫之讓孔子安取哉取其不汲汲於富貴有以大服天下之心焉耳（忽收入題　續）夫太甲之廢天下未嘗有是而伊尹始行之天下不以為驚以臣放君天下不以為僭既放而復立太甲不以為專何則其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於天下也彼其視天下耿然不足以動其心而豈忍以廢放其君求利也哉後之君子蹈常而習故惴惴焉懼不免於天下一為希闊之行則天下羣起而誚之不知求其素而以為古今之變時有所不可者亦已過矣夫

周公　大蘇

論周公者多異說何也周公居禮之變而處聖人之不幸宜乎說者之異也凡周公之所爲亦不得已而已矣若得已而不已則周公安得而爲之成王幼不能爲政周公執其權以王命賞罰天下是周公不得已者如此而已今儒者曰周公踐天子之位稱王而朝諸侯則是豈不可以已耶書曰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又曰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說又曰周公曰王若曰則是周公未嘗踐天子之位而稱王也周公稱王則成王宜何稱將亦稱王耶將不稱耶不稱則是廢也稱王則是二王也

周公不稱王之証

而周公何以安之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儒者之患患在於名實之不正故亦有以文王爲稱王者是以聖客人爲後世之僭君急於爲王者耶天下雖亂有王者在而已自王雖聖人不能以服天下昔高帝擊滅項籍統一四海諸侯大臣相率而帝之然且辭以不德惟陳勝吳廣乃囂囂乎急於自王而謂文王亦爲之耶武王伐商師渡孟津會於牧野其所以稱先君之命命於諸侯者蓋猶曰文考而已至於武成旣以柴文王不稱王之証望告天百工奔走受命於周而後稱曰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由此觀之則是武王不敢一日妄尊其先

君而況於文王之自王乎詩曰虞芮質厥成文王蹶
厥生是亦追稱而已矣史記曰嫗乎采芑歸乎田成
子夫田常之時安知其爲成子而稱之故凡以文王
周公爲稱王者皆過也是資後世之簒君而爲之藉
○忽然而合兩截
也陳賈問於孟子曰周公使管蔡監商管蔡以商叛
知而使之是不仁不知是不智孟子曰周公弟也管
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從孟子之說則是周公
未免於有過也夫管蔡之叛非逆也是其智不足以
深知周公而已矣周公之誅非疾之也其勢不得不
誅也故管蔡非所謂大惡也兄弟之親而非有大惡

則其道不得不封管蔡之封在武王之世也武王之

心胎連前直轄中一絲

世未知有周公成王之事苟無周公成王之事則管蔡何從而叛周公何從而誅之故曰周公居禮之變而處聖人之不幸也（尾）

周公一　　小蘇

伊尹既立太甲不明而放諸桐天下不以爲不義武王既殁成王幼周公攝天子之位朝諸侯於明堂而召公不悅管叔蔡叔咸叛天下幾至於不可救二者其故何也太甲既立矣而不足以治天下則夫伊尹猶有以辭於後世也蓋周 公之事其迹無以異於伊

尹然天下之人舉皆疑而不信此無足怪也何者天下未知夫成王之不明而周公攝則是周公未有以服天下之心而疆攝焉以爲之上也且夫伊尹之攝其事有不得已而然耳太甲雖廢而伊尹未敢有所復立以召天下之亂故寧以已攝焉而待夫太甲之自悔是以天下無疑乎其心今夫周公之際其勢未至於不得已也使成王拱手以居天下之上而周公爲之佐以成王名號於天下而輔之以周公此所謂其勢之未至於不得已者矣而周公不居則夫天下之謗是周公之所自取也然愚以爲不然挾天子以

令天下此諸葛孔明之事耳而周公豈不足以知之蓋夫人臣惟無執天子之權人臣而執天子之權則必有忠於其心而後可以自免於難何者人臣而用天子之事此天子之所忌也以一人之身上爲天子之所忌而下爲左右之大臣從而媒孽其短此古之忠臣所以盡心而不免於禍而世之姦雄之士所以動其無君之心而不顧者也使成王用事於天下而周公制其予奪之柄則愚恐成王有所不平於其心而管蔡之徒乘其隙而間之以至於亂也使成王有天子之虛名而不得制天下之政則愚恐周公有所

○宇宙間大議論

不忍於其中赧然其有不安之心也是以寧取而攝之使成王無與乎其間以破天下讒慝之謀而絕其爭權之心是以其後雖有管蔡之憂而天下不搖使其當時列於群臣之間方其危疑擾擾而未決也則愚恐周公之禍非居東之所能免而管蔡得志於天下成王將遂不立也嗚呼其思之遠哉

朋黨論　　歐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爲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

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疏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爲朋者僞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爲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爲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爲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

天下大治及舜自爲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並列於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爲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爲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爲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爲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

爲朋莫如紂能禁絶善人爲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誚舜爲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爲聰明之聖者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爲一朋自古爲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猒也夫興亡治亂之迹爲人君者可以鑒矣

續歐陽子朋黨説　大蘇

元祐紹聖之間豈其説不用耶

歐陽子曰小人欲空人之國必進朋黨之説嗚呼國

之將亡此其徵歟禍莫大於權之移人而君莫危於國之有黨有黨則必爭爭則小人者必勝而權之所歸也君安得不危哉何以言之君子以道事君人主必敬之而疎小人唯予言而莫予違人主必狎之而親疎者易間而親者難睽也而君子者不得志則奉身而退樂道不仕小人者不得志則徼倖彼凡唯恐之報此其所以必勝也蓋常論之君子如嘉禾也封植之甚難而去之甚易小人如惡草也不種而生去之復蕃世未有小人不除而治者也然去之爲最難斥其一則援之者衆盡其類則衆之致怨也深小者

復用而肆威大者得志而竊國善人爲之掃地世主爲之屏息譬之斷蛇不死刺虎不斃其傷人則愈多矣齊田氏魯季孫是以齊魯之執事莫匪田季之黨也歷數君不忘其誅而卒之簡公弑昭哀失國小人之黨其不可除也如此而漢黨錮之獄唐白馬之禍忠義之士斥死無餘君子之黨其易盡也如此使世主知易盡者之可戒而不可除者之可懼則有瘳矣且夫君子者世無若是之多也小人亦無若是之衆也凡才智之士銳於功名而耆於進取者隨所用耳孔子曰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未必皆君子也冉有從

夫子則爲門人之選從季氏則爲聚斂之臣唐柳宗
元劉禹錫使不陷叔文之黨其高才絕學亦足以爲
唐名臣矣昔欒懷子得罪於晉其黨皆出奔欒王鮒
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欒氏
之勇也余何獲焉王鮒曰子爲彼欒氏乃子之勇也
嗚呼宣子叅從王鮒之言豈獨獲二子之勇且安有
曲沃之變哉愚以謂治道去泰甚耳苟黜其首惡而
貸其餘使才者不失富貴不才者無以致憾將爲吾
用之不暇又何怨之報乎人之所以爲盜者衣食不
足耳農夫市人焉保其不爲盜而衣食旣足盜豈有

不能返農夫市人也哉故善除盜者開其衣食之門使復其業善除小人者誘以富貴之道使隳其黨以力取威勝者蓋未嘗不反爲所噬昔曹參之治齊曰愼無擾獄市獄市姦人之所容也知此亦庶幾於善治矣姦固不可長而亦不可不容也若姦無所容君子豈久安之道哉牛李之黨徧天下而李德裕以一夫之力欲窮其類而致之必死此其所以不旋踵罹佚人之禍也姦臣復熾忠義益衰以力取威勝者果不可耶愚是以讀歐陽子之說而爲君子小人之戒

文編卷之三十終